

■ 我思我写

只要那微微的香

□郭严束

春天里，不论怎样繁忙，我每日常都要挤出时间到郊野或园林间走一走，去看那些开满鲜花的树。春天里的树，上面的花朵好繁艳啊，几乎所有的树都盛开了鲜花。它们捧出自己的花朵，那么一副笑不可抑的样子，在清熏的风里，轻轻摇着，像摇着它们的旗帜和骄傲。

那的确是它们的旗帜和骄傲，因为花朵是树对这个世界的奉献。树曾在漫长寒冷的季节里，在巨大无边的寂寞中顽强守持、卓绝努力，战胜了那么多的生之苦厄，才得以在春天到来时盛开满满一树鲜花，一树纯洁、芬芳和善良。

站在春天的树中间，我就会想，自己的一生，只求能够像一棵树——当属于自己的季节来临时，微笑着捧出一身的花朵，满生命的花朵，让香气像水在风中漾起一道道涟漪，让风把它们吹送到尽量远的地方去。

也许就是这样的愿望使我眷恋文学。在我看来，写作的过程就是盛开的过程，一部书、一篇文章、一首诗，都是生命绽放的花朵。而这样的念头又让我体验到了写作的艰难。有的时候，为了一篇小小的文章，我要连续几日独自到郊外漫游，走得很远很远、很累很累，我用这样的方式完成思索。我对自己说，不能轻易下笔呀，必须得想好，你送上的这朵花儿，是不是有香气，是不是对人心有益？

只要有香，哪怕是微微的。树的努力是从哪儿开始，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些硕大饱满的花朵是怎样得来的？而我知道，生命之花的绽放所依靠的完全是心灵的力量。一

点一滴地凝聚，一点一滴地熬炼，每一个日子、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谨慎、勤勉和虔诚中度过，用所有的岁月来盛开那希冀的花儿。

生命之花的香气是心香的传递，心灵的清香来自生命的宁静和端庄，而生命的宁静与端庄来自艰苦的跋涉。跋涉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贯穿于所有岁月。

记忆中，自己一直是不停地在走，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风景，穿越茫茫漫漫的尘土和迷雾。我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行走呢？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找个地方长期地住下来，过那种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悠长漫长的生活？我这样不停地行走，究竟是为了寻觅还是为了摆脱？

已经走得忘记了故乡所在的方向，已经走出了母亲牵挂的目光。

我曾经到那些散发着古老而神秘气息的书籍中寻找答案。在那里，我知道，人世间从来就不乏似我这样的行走者，比如释迦牟尼、孔子，但他们都是那么伟大。释迦牟尼是抱着“为了救度苦难众生”的愿望而走出家门的，他以自己一生的苦行而成就了伟大的佛教，构筑出人类文明非常耀眼的辉煌。他留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足迹都永恒地闪烁着光芒。孔子是怀着“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远大抱负告别故乡的，他以自己一生的上下求索而成就宏伟的儒学，奠定中华文化坚不可摧的万世根基。他留在历史中的每一声足音都具有穿透千古的力量。

可我，这样弱小微渺的存在，怎么也置身在这条横贯千古、蜿蜒曲折的道路上？

难道我也是为了探索真理、触摸宇宙人生的奥秘？是为了用生命去探索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

啊，不，我的初衷好像不是这样光芒闪烁、荡气回肠，那只是一种很婉丽的情愫——我只是想寻找一份自己想要的生活，想保住自己心田间那缕与生俱来的淡淡的香气，不让它们被成长过程中扑面而来的各种尘埃所吞没。是的，就是这样。我只是想自己的心香能够浓郁一些，再浓郁一些，当有风吹过来，它们能够因为拥有足够的浓郁而被传送到远一些，再远一些。

我欣慰，尽管绵绵不绝的行走使我不得不一路抛弃许多东西，一次一次惨痛地割舍掉心中所痛惜和珍爱的，但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初衷分离，一刻也不曾分离。这初衷似一颗明珠，嵌在我胸膛的深处，当黑夜来临，当尘土和迷雾席卷而来，它就会忽地发出光，把我整个人以及我眼前的路照亮。它使我的生命渐渐地，在岁月的磨砺中，具有了穿透雾与尘的能力。

我欣慰，在这孤独漫长的旅途中，不管风是从哪个方向逼来，我都没有丧失过微笑，没有失却生命的宁静和端庄。

而最大的慰藉，是我不仅护住了自己心灵的清香，还使它们像最初所希望的那样随着岁月的延伸而一点一点地由淡成浓，变得鲜美馥郁。它们不时地从内部冒出来，化成笔端一行行素淡的文字、唇间一声声真情的吟唱。我欣喜自己所有的文字和歌吟都朴实诚挚，演说着爱与善良。

现在，我知道了，我那看似婉丽

的初衷，其实是一份多么不容易实现的理想，为了它能够跟我不分离，我得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我必须得不停地行走，走过草原、大漠、高山、长河，走进历史、宗教、科学、艺术……就像清风，就像溪水，就像月光。

努力一生。
行走一生。
奉献一生。
忘记故乡所在的方向，是因为深深眷恋着所有土地；走出母亲牵挂的目光，是因为珍惜天地间所有的情意。

优秀的生命是必须不断超越的，超越一切，属于一切。
散发着清香的灵魂是不是就已经拥抱了真理？我可以肯定地说出自己生命的印证：圣洁跟信仰有关，幸福跟爱有关。

爱是抵达自由的惟一路径。
我喜欢自己不断行走的命运，它使我能够挣脱俗世的蒙蔽，在流动不居的形态中，陶冶出清风、溪水、月光的品质，并使我的生命能够不休止地幽幽吐出芬芳。

我希望我生命的芬芳能够抵达那最高境界，由浓郁回归到微淡，那种绚烂至极而化的平淡，淡而无无，淡极生艳，在微淡中绵长悠远。

我会在微微淡淡的香的熏润中，继续地朝前走，一直不停地走，朝着我想要的生活所在的地方。

我愿这微微的香，在我的生命消失之后，仍能够继续在天地间流布，就像所有那些曾经的伟大生命幻化后的情形一样。我愿我微微的光，融入他们那璀璨宏伟的光芒。

云南的诗人

□晓 龄

在写作的道路上，我和很多诗人一起走过来，绝大多数未曾谋面，但有很多人是在纸上知己，我早已熟悉他们。

云南的诗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土里长出来的生命，猛地一见使人慌乱——也许因为其形体，也许因为其气味。于坚、海男、雷平阳、伊蒙红木……要是能够知道他们为什么写诗就好了，因为连他们自己都可能不知道怎么就写出了这些诗作。

云南肯定是个诗歌王国，跟别的地方非常一样。那么多个民族生活在

那片区域，当然会千姿百态，甚至“风情亿种”。端出每个民族的典籍，或者顺手捞起几句民歌挂在刺从上，总会让几个人失魂落魄。那么多游客到云南来，来了又来，在云南时，他们的姿态跟以前大不一样，有点疯癫。这些都是因为诗歌吧！

要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别人怎么写诗，实在太尴尬了。诗句从诗人心灵的天空飞过时只有一瞬，它什么时候来、什么颜色、什么样子，飞过去了才知道啊。

我相信诗歌与最高智慧有关。世

界的神秘性、审美性与价值感来到人心里，小坐一会儿，像躲猫猫一样。游戏真的只是为了消遣吗？实际上，游戏已是存在方式本身。诗人，必须按照内心的指令来活，他们只是一群送信的人。

神性、巫性、鬼性、土性、野性……说什么都可以。云南的诗人，带着特有的基因行走于大地，他们的皮肤、动作、姿态、声音上天堂入地狱，秘不示人。

最兴奋的是，他们话里有话，话外有话，没完没了。他们被一座座山

头隔开，昆明一队、昭通一伙、小凉山一群，遍地宝石的瑞丽还有一堆……数不胜数，相对封闭，相对安稳，相对独树一帜，相映成趣。

一种远，走遍世界每个角落。一种远，如坠无底深渊。开放如天空，才有神灵现身。

其实所有的诗歌没有价值大小之分，更分不出轻重，只有质感与美感的不同。诗歌最终要穿越存在之躯体内核，到达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中展开。不断地到达，不断地打开，乐此不疲，这就是诗人的方向。

■ 东庄西苑

鲁院，造梦的净土

□安 宁

即将与朝夕相处一个月的鲁院和老师们分别，此刻我的心里有太多的话想说，可是我也知道，所有的感激、感恩与感动，与这段时光带给我们创作生命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相比，都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从一个月的记忆之中，选出5个最为闪亮的词语，告诉亲爱的鲁院和亲爱的老师们，你们曾经在40位学生的心里，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记。

第一个词语，偶然性。
这是李敬泽老师对于创作中人物命运走向的阐释。我想借用这个词语，表达对于鲁院对于我们40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个性，却有着共同的对于影视创作梦想的同学集聚到一起的感激。就像来自山东的我，很偶然地走进了内蒙古，而来自内蒙古的我们许多的人，也是很偶然地汇集到这个小小的院子，并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我一直觉

得，除了我们学习到的关于创作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鲁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寻找到气息相同的同路人的通道。相比起一切可以预知的必然，我更珍爱这样美好的人生中的偶然。

第二个词语，精神借宿。
我将施战军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一枚珍宝，赠送给相处一月却足以温暖我们一生的鲁院老师们。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或许很快，你们就会将我们的名字和容貌淡忘。可是对于我们，这里却是永远的精神借宿的家园。我想总有一天，我们累了，精神会引领着我们，悄无声息地重新回到这一个小小的院子。或许，并不会打扰任何一个老师，可是，能够在院子里安静地坐上一会儿，我想我们就足以重新鼓足勇气，对抗这个喧嚣的世俗的世界。

第三个词语，文学性。
这是全勇先老师对电视剧《悬崖》的概括。尽管影视与文学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可是我依然觉得，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影视剧作品，不管它有着多么华丽的商业的外壳，一定有一颗文学的心。是这样一个文学的内里，让屏幕上的一切，充满了动人的气息。而鲁院想要给予我们的，就是这样一颗文学的、细腻的、对于生命中一切细微变化保持敏感的心。

第四个词语，敬畏。
在鲁院，不只一位老师提到了草原，提到了蒙古族对于天地的敬畏。我一直觉得，这一个词语是打开所有内蒙古作家的生命与创作的一把钥匙，因为只有懂得敬畏天地，才会真正了解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就像当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看不到人，只有天、地、动物与草原的皮肤，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孤独和草原在他们内心的位置，并真正懂得，所有单纯为了展示内蒙古风光而拍摄或者创作的作品，都将

是轻浅的、留不下任何印记的。

最后一个词语，造梦，或者理想。
电影最本质的力量，就是造梦。文学能够慰藉人的心灵，而电影则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做一个飞翔的梦，尽管梦醒之后一切还要继续。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在创作一个电影，为别人造梦的时候，鲁院这一方净土，也在为我们所有人造梦，或者孕育一个理想。恰是这样一点看似缥缈却可以让灵魂在俗世中飞翔的梦想，支撑着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制造梦想。

还有太多的话，想在这即将结束的時刻，告诉给亲爱的老师们。这5个词语也不足以将我和其他同学对鲁院的情感——囊括。那么，就让我将所有的未尽的深情与热爱，化作一声最简单的“谢谢”。亲爱的鲁院，亲爱的老师们，请收下来自内蒙草原的一声很轻很轻的“谢谢”和40颗很重很重的心。

■ 桃李天下

阮德胜

长篇小说《大富水》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阮德胜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十月》《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等千余篇。他著有长篇小说《父子连》《一二一》、中短篇小说集《靛嫂》、随笔集《血的蒸气》《血的方向》、散文诗集《红太阳永不落》等13部作品，曾获全军战士文艺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等。

《大富水》是一部描述中国近现代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秘史的长篇力作，具有一种南方风俗史诗的品质。小说以江汉平原500多年特有的青盐文化为叙事背景，以青盐记号“韩忠记”为透视窗口，精到地塑造了以韩忠烈与妻子田凤及儿子韩秉礼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勾画了鄂北自清末到抗战胜利近百年来的创业史、抗争史和革命史。小说通过200多个人物的故事展现出标准的时代征候、地道的鄂北风物、悠长的青盐史话、复杂的众生情缘。

石松茂

长篇小说《关系》日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石松茂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已出版了《克隆希特勒》《拯救男人》《黑色蝴蝶》《城市蝴蝶》《黑衣女人》等6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贴近现实、关注民生，书写了底层人物的脉动，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小说《关系》中，建筑业大亨江玉成在事业发展到顶峰后又中标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工程，但却因资金周转困难而无法运转。为了获得巨额贷款，他与银行行长周围的女人密切联系。行长的侄女黄晓依受行长的指使，想办法夺取江玉成的公司，但两人陷入情网，使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小说力求对人性、情感、文化等诸多层面进行深度挖掘，通过江玉成大起大落的命运，展示了人性在社会变迁中的沉沦与挣扎，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

蔡楠

小说集《乐园颂》近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蔡楠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曾先后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长城》《芳草》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他著有小说集《行走在岸上的鱼》《天晴的时候下了雨》《芦苇花开》和散文集《翅膀划过天空》等9部作品，曾获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中国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奖项。

小说集《乐园颂》选录了蔡楠65篇不同风格的小小说，体现了作者在小小说文体形式上的执著探索。这些作品集中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环境及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考，凸现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蔡楠的小小说多以描写白洋淀水乡风貌为主，意境优美、语言飘逸，并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具有荷花淀派的文风。作者在作品中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使得小说具有抵达现实的力量。

陈漠

长篇小说《色日克克尔钦的时间》近日在《大家》杂志推出。

陈漠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他长期生活在新疆，其作品主要探索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情感的冲突和精神困境。目前已出版长篇小说《花鼓王》《我的羊群不见了》、散文集《风吹城跑》《谁也活不过一棵树》《你把雪书下给谁》等6部作品。

《色日克克尔钦的时间》约15万字，是一部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探索性小说。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同时复活了现实与精神意义上的双重村庄，并且赋予了这个村庄以非同寻常的人类品质。鲁院教师并瑞认为，陈漠对色日克克尔钦的描述很本色，创作手法也很新颖。这部作品通过44条“时间”之路，抵达了色日克克尔钦这个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村庄的历史、现实和精神高地，写出了当代中国的边疆气质。

